

我一直都好怕

何素龙没有回答，夏挽如同一个宽厚的君主一样拍了拍他的手臂，道：「你毕竟是我师父。」

随即，他看向众人，道：「你们说的话，本座都听到了，只是本座并非你们所想之人，这件事，你们很快就会明白。」

一个老将仍在咄咄逼人：「主公不日将登基为天下之主，而羲河公主颠覆两朝，身世不明，并非良配，求主公另选淑女为后。」

夏挽沉默了片刻，天光云影掠过，在他的眉间投下阴影。

然后，他开口道：「关于羲河，登基之前本座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」

他做得很好。

此时天下初定，无论如何都不是和肱股之臣争执的时机。

没必要难过，这不正是我所希冀的吗？他正在逐渐成为一代明君，那个偏执的、把我当成世间唯一的孩子，终究会消失。

我转身离开，没有让他看到我。

夜晚，掌灯时分，他才回来。

当时我正在梳发，他自然的接过我手中的梳子，继续为我梳理着长发。木齿滑过头皮，有一种昏昏欲睡的舒适。

「对不起。」他突然开口道：「是我处理的太慢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」

他知道我出过门了，也知道我听到了那些闲言碎语。

「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」

梳发之音顿了一下。

「你为什么不在乎？」他慢条斯理的为我梳发，道：「你庇护了他们十年，可他们为了一点迂腐的伦理就可以把你踩在淤泥之中，羲河，你为什么不在乎？」

我开口，想说因为我要死了，一个将死之人，又有什么可在乎的呢？

可是我终究没能说出口，因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了一种陌生的暴虐。

我们在铜镜中对视，他很温柔看着我，道：「那么我呢？如若有一天，我背叛了你，你也不在乎吗？」

我怔怔的看着他，道：「你在生气？」

他没有回答，而是握着我的肩膀，在我耳边说：「我和天下百姓在你眼里并无不同，那么羲河，谁在你心上？」

我们在镜中对视了片刻，他突然一把抱起我，将我放在床上。

我一惊，挣扎着起来：「不行！」

「为什么不行？」

他俯下身，琥珀色的眼睛美到近乎妖异，道：「你是我夫人，我同你欢好，天经地义。」

「你疯了吗！我们还没法洗脱乱伦背德的名声，我……」

他开始亲吻我。

激烈的，沸腾的，缱绻的。

理智告诉我，不行，有什么不对劲，可身体只想尽情去堕落。

「羲河，我同你讲个秘密。」他一边亲吻我的耳廓，一边轻声说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每次看到你分明想抗拒，最后却沉迷的样子，我都克制不住想把你弄坏。」

我心里一颤，剧烈挣扎起来，他按住我，在我耳边轻声说：

「你不该同我过冠春的，只有我知道，该怎么让你上瘾。」

之前的很多次，他和任何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无异，莽撞热情，可这次，他气息都是稳的，就是平静的看着我在他身下无法抑制的辗转呻吟，最后昏天黑地，我已经连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，可是意识还亢奋着。

夏挽抱我洗了澡，然后轻轻吻了一下我的额头，只有这个吻，让我觉得熟悉。

他大概以为我睡着了，把我抱在他怀里，轻声道：「你可以不爱我，但不要把我当成别人，好吗？」

什么别人？我茫然想到，然后渐渐渐渐地，在他怀中睡着了。

第二日清晨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夏挽已经走了，我刚想起身，就看到一个陌生的侍女走进来，捧着一碗黑色汤药。

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
「这是什么？」

「回夫人，是避子汤。」

我怔了，冠春的时候都未准备避子汤，此时是在干什么？

「是夏挽的意思，还是别人的意思。」

侍女避而不答，道：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
「我不喝。」我起身绕开她，准备去找夏挽问清楚，而她固执的一直挡在我面前，不停地重复：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
阻拦推搡之间，那碗汤啪的落在了地上，浓黑的汤汁洒了一地。

「我都说了我不喝，让开。」

我终于得以推开门，然后发现屋外跪了一排的侍女，手中都举着一碗汤，异口同声道：「请夫人饮汤。」

我震惊的看着她们，而黑暗中，又有无数双窥视的眼睛，等待着回禀她们的主人。

他们就是这样厌憎我，生怕我怀了夏挽的孩子。

而夏挽……还问什么，他若不允，怎么会有人敢进到这里来。

想到这里，我冷笑了起来，伸手接过那碗汤，一仰头便喝了。

热的，苦的，让人几欲落泪。

「其实不用那么费心。」我笑道：「我啊，早就不能生育了。」

碗掉在地上，碎了。

「我要出门。」

侍女有些惊慌：「可是夫人……」

「我不喜欢说第二遍。」

我仍是昏昏很沉，浑身虚软，但我不能放纵自己这么下去了。

这世间本没有谁可以永远依赖，如果有，也是你自己，这是我的立身之本，可笑的是，我竟忘记了这么久。

新朝的吏治，已经完全肃清，我强撑着身体，逐一确认北乾出身的大臣是否得到了妥善安置，宁蓝、中则……每一个我曾经的臣属，都在新朝官居要职，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新君登基前的准备。

随后，我开始了便着手制定新朝的礼制，礼仪与法律，是治国重器，北侵十年，南胥旧礼早已散落不全，我从古籍中按图索骥，和一群文臣从头开始复原。

我突然插手政务，惹来了不少非议，但是夏挽没有阻挠分毫，只是不许我太过劳心伤神，我们之间，渐渐地开始像一对寻常夫妻，平日各自忙碌，闲了，我做些针线，他烹茶焚香，一同谈些有趣的事，他待我仍那么仔细温柔，我靠在他的肩上，心是安宁的。

只除了，他再也没有碰过我，可是每一天，我都要喝一碗又苦又涩的避子汤。

礼典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城外有小股的叛乱，夏挽出城带兵平叛，而我在家中，缝完了最后一件毛氅，兽皮厚实，可挡风寒，以后夏挽出门，便不会着凉了。

我一边咳，一边将它放入了箱笼中，自此，明年四时的衣裳都已经备好了。

「什么时辰了？」

丫鬟回答：「回夫人，四更天了。」

是时候了。

冬日严寒，天亮的晚，烈风呼啸着，将灯笼吹得摇摇欲坠，马车停在了一户人家门口。

门大开着，空荡荡的院落里，一个老人坐在那里，望着天边的残月发呆，一只白鹿伏在他手边，听到动静竖起了耳朵，看到我后，便兴奋的跑过来。

我一面伸手抚摸着小柿子蓬软的毛，一面轻声唤道：「何将军。」

何素龙连忙过来行礼，道：「不知夫人驾临，臣有失远迎。」

到底是年迈，他这几步已经有了蹒跚的意味。

我道：「将军起这么早？」

「臣是武将，原该早起练一个时辰练武的，现在老了。」他咳了几声，侧身让过：「夫人进屋说话吧。」

「不了，就在这里说吧。」

我拢了领口，道：「这些日子，我一直在喝避子汤。」

「这……并非老臣的意思。」

「你以为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」我打断了他。

他一怔，凛冽的寒风吹过，我们终于卸掉了所有的伪装。

「臣与夫人，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吗？」

「当然有，比如你派人暗杀我的时候，我中了莫英蛇毒，本就无药可医。」

他警惕道：「夫人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我看了他良久，才道：「我宽恕你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的党羽一直朝堂上逼迫夏挽废了我，为了什么，你心里很清楚，你不是贺兰知言，没有那么多迂腐的道理，更何况我和夏挽有没有违背人伦，你比谁都要清楚，如今费尽心思对付我，也无非是觉得我同你已是仇敌，我在夏挽身边一日，便会对你不利，所以我来告诉你，何将军，我宽恕你了。」

他怔在那里。

「我可以坦诚告诉你，我羲河有仇必报，如若我尚有时日，必会以你满门之血，祭贺兰大人在天之灵，可是我要死了，满朝文武，真心为他的，没有几个，所以我要为他留下你。」

寒风吹起我的斗篷，那是我熟悉的、吹了我整整十一年的，枏城的风，我也将埋葬在这风里。

所幸的是，四时的衣裳已经为他备好，赶制礼典虽算不上完备，却也能让他有个风风光光的登基大典。

足够了。

我直视着何素龙，严肃道：「不要再逼迫他，不要再徒增君臣冲突，何将军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恐怕并不知道，一个前所未有的王朝正在建立着，我们的每一个举动，都是后世的传奇与历史，哪怕只剩下一点力量，也不应该浪费在争斗上，你明白吗？」

何素龙颤抖起来，他失魂落魄的跪在地上，喃喃道：「臣……臣……」

我咳了几声，这恐怕是今天，最后一点力气了。

我转身走出门的时候，天光大亮，何素龙跪在我身后，突然道：「臣这一生，最懊悔的事情，便是买椟还珠。」

什么？

我回头看向他，他凄然的笑着，道：「臣是天下罪人，为了一己私利，竟将一个怪物扶上天下之主的位置，可笑，可笑。」

随即他大声笑起来，白发凌乱的在风中飞舞，然后，他重重的磕了个头，太过用力，几乎要将额头磕出血来。

「公主，保重！」

我愣在那里，可是这时候，何家的大门已经合拢了。

夏挽站在台阶下，正微笑着看着我，日光将他的面容映得分外洁净。

「你不是去平叛了吗？」

「嗯，结束了，就快马回来了。」

他朝我伸出手，我便将手放在他掌心，他牢牢的握住，与我相视一笑。

我们没有坐马车，而是就这样，在大街上走着，周围是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有小商贩走街串巷的吆喝着生意，有工匠蹲在墙根一边嬉闹一边等活，有父母带着孩子在街边挑着玩具，那孩子胡闹，非要两个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，所以他们不惧严寒，看起来充实又快乐。

我情不自禁的微笑起来，夏挽看了看我，突然道：「羲河，我们走吧。」

「去哪？」

「我带你回家。」

回家？

朱红色的旗帜，飞扬在寒风之中，那是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，象征皇权，低了半旗的，是白色的鸛雏旗，象征着元初教，将作为国教，统摄新的王朝。

枹城的百姓跪拜了一地，声音撼天动地：「恭送天尊，恭送天后。」

我看着众生，里面有许多熟悉的人，他们将在这里繁衍生息，平和的过完自己的一生，如鼠千岁、花枝、宁蓝……我独独没有看见何素龙，他请旨终老枹城，并不随我们回都城……

是的，都城。

北乾当年定都枹城，是为了统摄北方部落，而南胥人的都城，永远是燕州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的燕州。

这样很好，我能将贺兰的骨骸亲手葬回燕州，我自己，阔别了十一年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

大概是那些名贵药材起了作用，我是身体不复之前虚弱，但仍然会浑身乏力，吃不下东西，在长途跋涉的之中，经常性的呕吐。夏挽仍是不许任何人插手，亲自照料我，只是每日一碗避子汤，却是无论如何省不掉的。有一日我实在因为颠簸，吐得喝不下去任何东西，他用温水帮我漱了口，然后用小勺一口一口的把避子汤喂给我。

黑暗中，他的眼睛那样的亮，仿佛两团幽暗的火焰。

「羲河，不怕，很快就好了。」他为我擦干净嘴边的残渣，然后轻轻亲吻我的嘴唇。

是很苦，很苦的一个吻。

到了燕州后，便是登基大典，无论他心中怎么想，此刻都必须让那些恨我入骨的大臣知道——他无意立我为后。

我抚摸着他的脸，他已经有了青青的胡茬，越发像个男人了，我想，很久很久之后，他会有个很美丽很贤惠的妻子，然后有个像他小时候一样可爱的孩子，那时候，他会不会记得我？他的第一位妻子，他曾经说过，比天下还要重要的羲河。

眼泪没入鬓边，我笑着说：「药太苦了，下次，要糖。」

「好。」

夏挽沉默的抱紧了我。

两个月后，我们终于到达了燕州，秦柳元在城门口迎接，如今他主管礼部，隔了一层轿帘，我听到他的声音道：「臣恭迎公主归家。」

我怔怔的坐在马车里，许久，才伸出手，掀开了轿帘。

燕州啊，阔别了十一年的燕州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它到处燃烧着地狱的火焰，狞笑的北乾士兵随时会挥舞下染血的长刀。

现在是初春了，一只乌鹊停在泛青的树梢啁啾，阳光下，宽广道路，整洁的屋舍，百姓们站在道路两侧，争先恐后的打量着车队。

「这就是新皇帝吗？生得真俊。」

「那是谁？听说是他夫人。」

我握紧了夏挽的手。

突然，人群里有一个老人惶然的喊出声音：「公主！是公主！」他急切的对周围的人说：「是羲河公主！错不了！是公主回来了！」

我看过去，是当时在宫中陪我戏耍的太监，禄寿，他也老了，满脸沧桑，却穿着一件最干净体面不过的衣裳。

我看了他许久，才颤抖的说：「小禄子，你……日子过得如何？」

他涕泪交横，跪在了地上，这时候我才发现，他一条腿，是瘸的，可他抬起头，仍哽咽的朝我笑：「奴才过得很好，若……若公主闲了，奴才还能陪公主放风筝……」

我闭上眼睛，泪水终于决堤。

人群爆发出一阵又一阵凄厉的哭喊：「公主！是公主回来了！」「是我们南胥的公主！她回家了！」

那都是些很老、很沧桑的人，他们同我一样经历过一个美丽的王朝，也曾经在那样的地狱里煎熬了整整十一年。

而年轻人懵懂着，他们不明白，这些老人在哭喊些什么，也不明白，我在哭些什么。

愿他们永远都不明白。

马车一路前行，最终，停了下来。

夏挽先下车，然后朝我伸出手，笑道：「羲河，来，我们回家了。」

我扶着他的手，走下车，整个人愣在那里。

这是哪里？

一座恢宏的宫殿矗立在阳光之下，那是……我长大的长明宫，毁于一场大火长明宫，它那样美，比我最奢侈的梦中，还要美。

秦柳元在一旁，含泪道：「长明宫，为先祖圣德皇帝所造，臣奉天尊之命逐一还原，若有不符之处，请公主指出。」

宫门在我眼前，徐徐推开，可我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夏挽、秦柳元、前后乌压压的侍卫、哭喊的百姓，在那一瞬间，都消失了。

我好像又变成了那个养尊处优的小公主，单腿在石板上跳着格子「燕儿燕儿吃野草，不吃野草远我道……」

哥哥在一群小美人的拥簇下弹琴，瞧见了，我便一笑：「有哥哥在，绝不会让羲河受半点委屈！」

随后，他往嘴里丢了个葡萄，鼓着腮帮朝我笑，我也跟着笑了，可我走过去，他便消失了，变成龙椅上沉郁的影子，眉目隐藏在夕阳的阴影中，安静的批阅奏折，我走过去，脚步惊动了他，他抬起头，就变作了祖父，他抖着八字眉，朝我招手：「羲河，快过来，爷爷藏了糕给你，别让你哥哥瞧见了。」

我含泪仰头看着他，笑道：「爷爷，你要我活下去了，羲河做到了，你来夸夸我啊。」

他看着我，心满意足的笑了，说：「爷爷最喜欢羲河了。」

我想走过去，他便消失了，只剩下他坐惯了的那个龙椅，高高在上的放在那里。

我颤抖的伸出手，想要碰触它，可突然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。

「羲河，你回来了？」

我回过头，便看见了她。

这十一年，我在梦里，都不曾这样清晰的瞧见她。

她带着皇后的冠冕，那样端庄，那样温柔，佯装严肃的问我：「羲河，字练了吗？书读了吗？你乖不乖的？」

「我很乖的，知秋，我很乖的。」

我好像又变成了在她身边哭鼻子的小女孩，我拼命的擦着眼泪，可是怎么办，越擦越多，越擦越多。

她有些惊讶，问道：「羲河，你怎么哭了啊？」

「知秋——」

隔了漫长的、十一年的岁月，我终于朝她跑了过去。

我知道她是假的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假的，可是我想要抱抱她，哪怕她是假的，我也想抱抱她。

「我很乖的，你别丢下我，我好怕，我一直都好怕。」

所有虚影，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，是崭新、散发着桐油味道的宫室，是陌生的宫人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
而这个怀抱却是真实的、温暖的。

夏挽抱紧了我，任我声嘶力竭的在他怀里哭泣

「羲河，我不走，我永远陪着你。」

那天晚上，下了第一场春雨。

燕州的雨，一向轻而缠绵，能淅淅沥沥的下上一夜。

我坐在自己的寝殿里，整个长明宫，这里还原的最真，坐在窗口看去，连我小时候喜欢趴着玩的大青石都有个一模一样的卧在那里。

「唯有草木尚未长成，不像，我小时候，院子里一棵枇杷树，我最喜欢听雨水落在叶子上的声音了。」

「等你身子好些了，我同你一起种。」

夏挽在焚香，这是原来南胥贵族的讲究，将沉香制成的「香骨」，与四时的鲜花香果密封在一起，缓缓熏蒸出香片和花露，宫中的香炉，一向是片刻都不曾断的。

我在北乾，早就没了这些讲究，只不过燃些沉香煮水罢了，而夏挽对制香却一向很有耐心。他不怎么用那些名贵的香料，但所制的香，却出奇的雅致清冽。

我轻轻嗅了一下，问道：「今日是什么香？」

「是檀香片，用苦楝花、柏树籽和荔枝壳熏蒸而成的，喜欢吗？」他走过来，为我盖上一层薄被子，问：「喜欢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，道：「很合这雨夜。」

他接过侍女手中的铜盆，蹲下来为我濯足。一边轻声道：「等明年，宫中四时都有花香，我便采来为你制香，以后这屋里年年岁岁都是你喜欢的味道，好不好？」

我岔开话题，道：「其实你制香的手艺，很像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最喜欢制香品香了，年少的时候，还总与堂兄们斗香。」

「记得啊，我当初学制香，就是想送给陛下一份寿礼，可是当时连着香炉一同被砸碎了，那天母亲生了很大的气，罚我跪了整整一夜，要我记住，永远，永远不要去碍陛下的眼。」

我怔住了，我没想到，对我来说这世间最温柔的两个人，是他的噩梦。

他却笑了，像是想起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：「可是第二天，你就来了，见我制香的鹅梨和荔枝被扔出来，以为我是嘴馋才被母

亲罚的，就带了许多瓜果来与我一同吃，我就很高兴，现在想起来，仍觉得很高兴。」

「你恨他们吗？」

「当然不」他有些惊讶的抬头看我：「恨他们什么？恨他们给我这样不堪的身世，还是恨他们厌憎我？不，我永远都不后悔我的出生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遇到羲河。」

雨下得大了，香气袅袅，从熏炉中升腾而起。

我看了他许久，轻声道：「我也是。」

他怔了。

「我大概没有同你说过，这些年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自己，我每日照镜子，想着在北乾经历的那些，就像看到一堆烂肉，恨不得拿着快刀剜了去，可你让我觉得，我很干净，也很好。」

长夜中，我的声音混杂着雨声，很清冽。

「夏挽，谢谢你。」

你把命运赠与我噩梦，都变成了美梦，是你让我觉得，「活下去」不是一场宿命的诅咒，而是一个很美好、很美好的祝福。因为选择了活下去，我才能与你重逢，才再一次的，听到长明宫的雨。

他愣愣的看着我，竟有几分傻气，我笑了，朝他展开双臂，道：「你不抱我吗？」

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层层帐幔之中，是清幽的花香，他抱我走向床榻，我们一路亲吻着，这是真正的春宵。

他把我放在床榻上，那双琥珀色的、美丽的不可思议的眼睛凝视着我，炽热却克制。

「你太久没碰过我了，不想我吗？」我抬起手抚摸他的脸。

「羲河……」

他白玉一样的面容染上了红晕，呼吸乱的没有章法，却始终没有动作。

我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支起头，凝视着他眼睛，道：「我也告诉你个秘密，你听不听？」

「我不能听……羲河……我现在不能……」

「不听也得听。」我俯在他耳边，轻声道：「我曾困于人伦，可我始终都知道，与我欢好的人，是我夫君。」

「你夫君……」

他像是被蛊惑一样看着我。

我一字一顿的说：「没有别人，从来就没有别人。」

他近乎凶猛的吻住我，少年人的躯体，连拥抱都是生机勃勃，连同这个吻，也带着草木繁盛的香气。

雨越下越大。

可屋里却连呼吸都是烫的，他在我身上莽撞又温柔，一边说对不起，一边又无法克制的吻我，昏昏沉沉中我在想，到底在对不起什么？

这时候，突然外面传来一个声音。

「天尊——陈大人有紧急军情禀告！」

「让他滚！」

他一边急切的吻我，一边厉声道，我侧头躲开，小声道：「你疯了，不说了吗？紧急军情。」

「不管他，羲河……」

他执拗的还要过来抱我，我一把推开他，提高声音对外面说：「让陈将军稍后，天尊马上就来。」

夏挽恼怒的坐起来，道：「以后要有宫规，天大的事情都不许半夜来汇报！」

我第一次见他这个样子，噗嗤一乐，催促道：「快走吧，你想做昏君，我也不要做妖妃！」

陈大人原在郑龙手下，是留下来镇守枰城的武官之一，如今深夜前来，必有要事。

我随夏挽一同到了外殿，他跪在那里，声音都是抖的：「天尊，何素龙将军反了……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一惊，怎么可能？

而夏挽就如同早就料到一般，厌恶的皱起眉：「然后呢？」

「他，他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带领旧部骑兵，要诛杀妖妃羲河。」

「完了吗？」

「啊？」

夏挽随口吩咐道：「为陈将军安排住处，其他人等，回去睡觉。」

我难以置信的睁大了眼睛，道：「夏挽！」

他坐在那里，又像是个冷漠的君王，道：「逆天背德之人，神必谴之，何须挂怀？」

说完，他拉住我，拂袖而去。

何素龙那场轰轰烈烈的起义，就如同一个笑话，他连枰城都没有走出去——那些北乾守将，本就对他恨之入骨，又得到了个可以在新朝立功的机会，自当竭尽全力绞杀他。

但是，他并未死于战争。

他死于天罚。

当时我并不知道，只觉得何素龙野心太过，迷失了心智。便把心思放在了复原宫室上——我总觉得自己命不久矣，能多做事，便多做些。

我在宫中建了一座庙宇，供奉先祖，并以知秋的面容塑了神像，这工程并不简单，但我却做得很愉快，当我仰头看着逐步成形的庙宇时，就会觉得冥冥之中，我失去的一切，以另一种方式同我永远的一起。

那一日，我正在忙碌，有宫人通报：「禀告夫人，贺兰夫人求见。」

是又春，我安葬了贺兰知言后，重建了贺兰山庄，贺兰家的血脉如今只剩下又春腹中的孩子，家族典籍也早已散尽。但所幸的是，贺兰先祖多年著书立说的典籍，尚能在民间寻到拓本，我一点一点的搜罗，只要贺兰家传承尚未断绝，便有希望。

又春即将临盆，丰腴许多，仍穿着素白的孝服，扶着腰朝我行礼：「奴婢见过公主。」

我坐在蒲团上，道：「你如今不是谁的奴婢，人前自称臣妾便好。」

又春便有些紧张，绞着手指，问道：「公主，你是不是还怪我？」

我仰头端详着即将成型的神像，只觉得心里静极了。道：「有什么可怪的呢？我相信了我想相信的人，你选择了你想选择的路，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没了继续同行缘分罢了。」

她似懂非懂，但听明白了不可能像以前一样，便红了眼睛，垂着头不再说话。

我叹了口气，道：「跪着做什么，快坐下说话。」

她旁边的孩子闻言，便小心的搀扶她坐下，奶声奶气道：「母亲，你小心。」

我看了他一眼，他是贺兰行林，如今贺兰家的长子，也是宸冬的儿子东林。

大概年岁尚小，加上生母鱼宁轮廓柔和，他的北乾血脉瞧着并不是那么明显，我称他是贺兰知言的义子，倒有许多人怀疑，他是贺兰知言与某北乾女子所生。

「行林近来在读什么书？可有什么不懂的？」

贺兰家惯来四岁开蒙，他也不能例外。

「回禀夫人。」他一板一眼的答道：「在读先祖所著的《开蒙诗教》，先生教的很好。」

又春已经完全的进入了母亲这个角色，在一旁又是欣喜又是惭愧：「阿林学得可快了，还教我读诗呢。」

我点点头，我一向是觉得，所谓南北，不在血脉，把一个北人放在南人的位置，他便成了南人。

宫女上了一盘细果，有时鲜的青梅，也有各式的蜜饯，我近日很喜欢吃这些甜酸的小东西，又春还保留着在我身边的习惯，拿了喜欢的就吃起来，行林在一旁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俩吃。

我拿了一块糖霜韵果，递给他，道：「尝尝看，这是燕州的点心，枏城没有的。」

他才拿了一个，小心的咬了一口，便有些惊讶的瞪大了眼睛，我心中一酸，在我为数不多，有关于他的记忆里，他很爱吃甜的，鱼宁曾把他抱在怀里用小勺喂他吃甜羹，他吃了一小口，便高兴的蹦起来，随后张大嘴，还要吃。

我叹了口气，轻声问：「你……还记得你的父母亲吗？」

「自然记得。」他垂下头，轻声说：「父亲为驱除敌寇，以身殉道，是行林的表率，而母亲身怀六甲，还要为行林操劳，行林长大了，一定孝顺母亲，光耀贺兰家的门楣。」

随后，他拿起一块果子，递给旁边的又春，道：「母亲，你吃。」

我怔住了。

他像是每一个贺兰家的小公子一样，穿着浅草纹饰的长衫，连头发丝都规整的无懈可击，我却看出了他的恐惧，像一只用尽

所有气力，将自己隐藏在草垛之中的幼狼。

「行林啊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想去摸他的头，却被他条件反射的避开，他反应过来后，便有些惶恐的看着我：「夫人……」

「别怕，你回答的很好，若当年的我，也不会回答的更好。」我还是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道：「以后若有什么不懂的，便进宫来问我。」

他用力点点头。

「院子里养了只小白鹿，叫小柿子，可好玩了，你去瞧瞧，我与你母亲说说话。」

他听话的离开了，我目送他的背影，想起很多年前，有人曾对我说过，我们的孩子以后也要许多书读。

那已经远的像是上辈子。

「你找我来有何事？」

又春忧虑道：「重建贺兰山庄之后，有许多书生上门拜会，说是公子的门生，这，我也不知谁是真，谁是假……」

「权且都认下吧。」我道：「夏挽以武将得天下，下一步，必须要培养文官势力来平衡，扶持贺兰家，也是借贺兰家之名，向天下学子昭彰我朝尊儒重道，这群书生闻风而来，是因为他们需要出路，而我正好可以在其中挑选得用之人。」

「我，我没听明白。」又春懵懂的说：「公主的意思是，怕武官像何将军一样反了吗？」

我一笑，道：「算是这个意思吧。」

「可是何将军被雷劈了。大家都说，他和公主作对，才会被上天惩罚，没人敢再造反的。」

我也听说了，在何素龙起义造反的第三天夜里，骤雨将至，雷电先至，那一道天光将半个枹城照亮，竟不偏不倚的正中何家的府邸。火，就这样燃起来。

黑茫茫的夜色中，火光若凤凰振翅，熊熊而起，即使下了雨，火势也不减弱分毫，何素龙一代战神，竟这样活活的烧死在这场火中。

天罚。

所有人都这么说，羲河公主乃神佛庇护之人，岂容凡子诋毁，神明降罚于逆天之人，以示天道。

神鬼之说我是不信的，只是觉得有些蹊跷，他造反的时机也蹊跷，这场大火来的也蹊跷。只是这几日一直忙于修缮宫室，并未细想。

又春傻乎乎继续说：「我还觉得，是公子在天之灵惩罚那个恶人，当日，公子从北乾军营里逃出来，不也是放了把火吗？」

「哦，你说那场火，那场火是夏挽的放的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